

論「臃」字

應嘉浩 (微信13788909712)

按照康熙字典「臃」字是肉雜的意思：

《康熙字典·肉部·十三》臃：《集韻》悉盍切，音趺。臃臃，肉雜也。

「趺」字發音為 **tá**，可是很多字典說「臃」字發音為 **sà**。在陝西，所有認識「臃」字的人說發音為 **sá**，不過意思不一樣。



臃臃（肉雜）



臃臃（肉雜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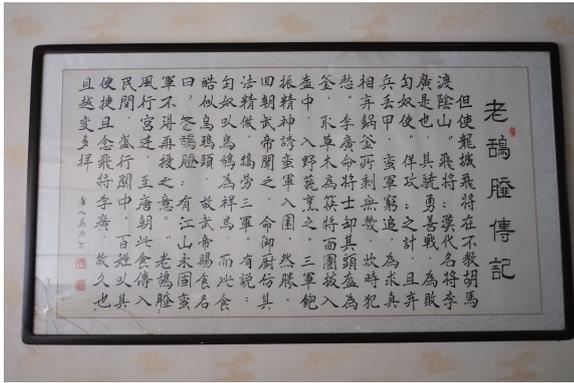
肉雜是個菜，也有肉雜烏雞的概念。百科百度如此解釋肉雜烏雞：

肉雜烏雞是利用優秀專用肉雞做父本，利用生產性能先進的商品蛋雞做母本。

「臃」字原來僅僅應該有肉雜菜的意思，而肉雜菜或肉雜湯是用不同的肉來做菜或者湯，比如豬肉和鴨肉或者雞肉和蝦。再則，康熙字典提到的「臃臃」和現代漢語「邈邈」有沒有關係的問題，發音基本上是一樣的，很有可能這是一個單詞，原來的意思應該是「一塌糊塗」或「亂七八糟」。

在陝西有「老鴉臃」，是個麵食，而在此「臃」字是頭的意思，發音為 **sá**。在陝西大部分的方言（潼關，西安，延安，安康）表達“頭”的最普遍的單詞是 **sá**，不過非常少的陝西老百姓認識「臃」字。





陝西老鴿臙麵

大荔縣老鴿臙麵館的《老鴿臙傳記》

陝西省渭南市大荔縣同州路有家老鴿臙麵館，老鴿臙麵為主題。麵館食堂裡掛個《老鴿臙傳記》，於 2011 年被麵館老闆朋友所寫下的。該傳記在網上也能找到：

老鴿臙傳記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飛將”漢代名將李廣是也。其驍勇善戰，為敗匈奴使“佯攻”之計，且棄兵丟甲，蠻軍窮追，為求真相棄鍋釜所剩無幾，炊時犯愁。李廣命將士卸其頭盔為釜，取草木為篾將麵團拔入釜中，入野蔬烹之。三軍飽振精神誘蠻軍入圍，然勝。回朝武帝聞之，命御廚仿其法精做，犒勞三軍。有說：匈奴以烏鴿為祥鳥，而此食酷似烏鴿頭，故武帝賜食名曰“老鴿臙”有江山永固蠻軍不得再擾之意。“老鴿臙”風行宮遷，至唐朝此食傳入民間，盛行關中。百姓以其便捷且念飛將李廣，故久也。且越變多樣。

<https://baike.baidu.com/item/老鴿臙>

在陝西話，“頭”為什麼說 sá？

看來在整個陝西省，“頭”都說 sá，而陝西省之外沒人說。「腫」字本來沒有“頭”的意思，有“肉雜”的意思。此外，用 sá 以“頭”的意思的場合，經常不選「腫」字，而選「撒」字的頻率起碼相同。看來 sá（頭）詞和「腫」字的關係並不是特別強，而用「腫」字來表達 sá（頭）是為了能用「腫」字的發音而已。我猜這都意味著 sá（頭）是外來語。

陝西省歷史上建立在於渭河河邊，以渭河為中心。渭河從歷史悠久的長安一直到三門峽，並提供一條通往洛陽的水道。在西周時，渭河地區人口密集，已經是通向當時生活在如今新疆（吐火羅人為主），中西亞（古波斯人為主）以及東南歐（古希臘人為主）以及其它的如今中國以西非漢族民族的最西端的必經之路。無論哪個詞彙傳播到整個渭河地區而沒進入三門峽以東的地區，都可能是當時從渭河地區更西邊的地方傳入古漢語的。

我們已知道古漢語“狗”的單詞 k'iwən 要麼是從古希臘語來的要麼是從吐火羅語來的，在當地，在當時，進入了古漢語（參考文件請看我2018年8月3日的微信朋友圈）：

原印歐語：k̂uon（“狗”）

古希臘語：κύων（“狗”）

古漢語：k'iwən（犬）

我們也知道馬車技術在當地，在當時，是從如今中國以西的民族傳入商夏朝代社會，實際上啟動了這些朝代的建立。

在考慮古代渭河地區任何特質單詞時，觀察到有同言線將渭河方言與中國其它方言分開，可以探索在古代中亞以及中西亞影響力最強的三大古代語言的詞彙裡有沒有發音以及語意接近的明顯候選詞。這三大語言即為吐火羅語、古波斯語及古希臘語。

事實上，有一個可疑的候選詞。在波斯語中，“頭”這個詞確實是 سر 發音為 sar。許多歐洲語言有“sarabande”這個詞，巴赫在他幾首管弦樂組曲作品中使用了這個標籤，因為它表明用頭巾進行的舞蹈，而“sarabande”意味著一個頭巾（sar “頭” + band “圍巾”）。如今陝西老百姓目前在日常用語中用的是一個古波斯語來的單詞，我們敢相信嗎？如果不考慮接受這個想法，請考慮一下，在中國古代，所寫「犬」字的詞毫無疑問來自古希臘語或吐火羅語，並且商夏朝代的建立是通過蔓延到如今新疆地區的原印歐民族的馬車技術來實現的。以該角度來斟酌，古代人借用表達‘頭’的一個外來單詞應該是可以考慮的。